

■流金岁月

■编者按

水是生命之源，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。城市因水而美丽，水因城市而变得灵动。近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，漯河持续推进中原生态水城建设，漯河人一直在“让漯河底色映染中原”的宏伟蓝图上奋勇前行。

水，也会带来祸患，经历过1975年那场大洪水的人，一定不会忘记水患的记忆。但水无情，人有情，每有水患，总会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，谱写一曲曲人间大爱的赞歌。

用文字记下灾难，不是为了撕开伤口，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珍惜当下……

■田国营

“75·8”洪水已过去45年了。前些天，我曾写了一篇当年躲洪水的文章，发到了一家自媒体上，几天时间，就有三万多条留言和评论。可见，曾经的洪涝带给灾区人们心灵上的创伤，是刻骨铭心的。这又让我想起了当年洪水退后，发生在我们村的那些事……

从当时的邓襄寨五七高中躲水回村的

■流金岁月

■特约撰稿人 李 季

河水应该是清晨时决堤的，守在河边的男人们比河水先跑回村子，招呼着父老乡亲们奔向村北的墓地，那是全村最高的地方，历来发大水从未被淹过。

父亲提着家里所剩不多的口粮，扛着一把铁锹，母亲提着一笼鸡，去轰圈里的黑母猪，怎么也轰不动，只好抛下它走了。他们跑到墓地时，水已经灌进了村子，漫进田野。有的大人推着簸箩涉水而来，簸箩漂在水上，里面坐着老太太和孩子，老太太抱着一只大公鸡，孩子抱着一个大南瓜。

天阴沉着，水越涨越高。等四爷点完人头，墓地已经成为一座孤岛。东边地里的高粱只剩下红红的穗子在水里一起一

■流金岁月

雨季记忆

■特约撰稿人 曹 敏

从小生长在淮河边上的我，因为多次经历水患，所以每到雨季，许多记忆便会涌上心头。

四岁那年，阴雨连绵十多天。一天晚饭后，家里进水了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是看着姐姐哥哥用盆子把水往屋外倒，门前用东西横挡着，可水还是不停地往屋流进。

已是深夜。不知道是父亲还是奶奶的决定，我们全家都离开屋子，到北面隔着一方水塘的邻居三爷家，他们家地势高一些。我迷迷糊糊地记得，姐姐抱我蹚过齐腰深的水，最后坐在三爷家的木板上。奶奶已经先到了，隐隐约约听到她在祈祷全村人平安。

我似懂非懂地听着。一会儿，全家人都过来了，我朦朦胧胧地听到妈妈的哭泣声，说是我们离开家不久，房屋就倒塌了，刚收的新麦全都埋在泥水里，而我们只带了不少的衣物。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是奶奶的一句话：“能够活着就好，全家人在一起就好。”

三爷家也不安全了，周边又有几间房屋倒了，父亲决定把我们运送到高庄的一个叔叔家里，那里地势高。我们一家人在

■岁月凝香

澧河四季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平日，我常到澧河边行走。

春天河水呈青色，许是因着两岸树木都相继冒出了翠芽，许是因着水藻类的植物从水里苏醒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野鸭的黄蹼滑过水面，所生波纹无形中加速了水中植物的苏醒。在堤岸走着，草色在对岸铺了一层青粉，那刚顶出春泥的尖尖草芽，是春天的无数小指甲，不消几日，春天的巧手就会完全从土里钻出，它要在大地上织一片锦绣，在堤岸绘两行华章。

沿长堤而行，时间唧唧鸟鸣，迎春花从堤岸流泻，是太阳破了一个洞吧？鹅黄的小花，多像一路阳光，它是要把春阳流进澧河里吧？让河水更暖些吧！让河里的小鱼虾也更暖和些吧！海棠开得发了疯，站在树下，人是平静的，心却扑腾腾地跳着，和着春水的奔腾，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顾城的诗句：“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”

亲爱的澧河，在春天是一首清新的诗章。到了夏天便落入凡尘，沾了烟火气，

洪水过后

第二天中午，个头比我高、长得比我结实的堂哥全志约我去西岗抓兔子。他说：“现在西岗的水已经退了，红薯地里肯定有野兔子，咱去逮兔子吃。”我一听有野兔子吃，便积极响应。

西岗，在村西不远，约有一里地，是我们生产队地势最高、土地最肥沃的一块高岗地。我俩光着上身、穿着裤子，翻过寨门口上的沙包，跳进水里。他在前，我在后，利用“狗刨式”扑扑腾腾向西岗游去。

当时，洪水尚未退尽，寨门外生产队的牲口屋、大火坑周边成片的芦苇、从西岗一路过来的高压线杆等，都还在水里。水面虽说看似平缓，但上面有房梁、家具、麦秸垛等漂浮物流过，水下有暗流，危险仍然存在。因此，当看到我俩下水并向西岗游去时，立刻就有人向我们家的大人做了汇报。等我俩满怀信心地游到目的地，没逮到野兔子却被“跑反”跑到红薯地里的老鼠、蛇给吓回来的时候，等待我俩的当然没什么好果子吃。我叔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，脱了鞋子，照着全志哥的屁股就是一通打。我一看情况不妙，也顾不上全志哥了，撒开脚丫子走人了。

如果挨几下打就不“翻棚”了，那就

不是全志哥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全志哥带领我们生产队那帮十来岁的小伙伴，在大人们监管不到位的时候，就在水中捞吃的。那些从驻马店方向漂流过来的西瓜、物品等，成了我们的猎物，尽管数量不多，得手的、能吃能用的也有限，但我们打捞得很认真。

洪水退尽后，生产队就在上级的部署下有条不紊地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工作：及时修缮牲口屋，清洗干净，把损坏的槽座、草料间等修复完好，把牲口牵进去；地里淹死的庄稼，一块块收回来，再种上荞麦；被水泡过的麦秸垛，可以喂牲口的扒下来晾晒并重新垛好，泡得发黑、发臭的，用土封上积肥。这期间，上级向我们灾区下拨了很多救灾物资，吃的有粮食、馍馍，用的有布匹、衣服、被褥等。只是我们邓襄寨内的两个村庄受损不大，这些救灾物资发放的数量和品种，要比寨外重灾区的灾民少很多。

在灾后生产自救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我们村西田姓家族出现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捕鱼队。这个捕鱼队，白天在生产队干活，晚上到河里捕鱼。由于洪水退后河水水深鱼多，每晚出去捕鱼的村民都收获不小。兴邦父子三人最多的一晚

上竟捕了一百多斤，于是便有更多的村民加入捕鱼队。在这个捕鱼队中，“捕龄”最长、工具最全、最有经验的，要数我的父亲。长辈们说，我父亲捕鱼，不仅网撒得好，还撒得有“准头”，河里、塘里哪个地方有鱼，父亲搭眼一看，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。那时候一到下雨或农闲，父亲就会叫上几个伙计，背上渔网外出捕鱼。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这门手艺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从记事时起，家就有渔船和渔网。由于大人们白天要出工干农活，那段时间，我和全志哥便承担了赶集卖鱼的重任。当时，近的集市是万金公社的赤中店，有十几里远；远的是漯河的受降路，有二十几里远。为了卖个好价钱，我们大都去受降路集市赶集。那时家里没自行车，每次去，我和全志哥都是凌晨四点起床，挑着担子步行去卖鱼，走两个小时才到受降路。头几次去卖鱼没经验、路不熟，是大人们带我俩去的，后来我便和全志哥一起去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和全志哥卖鱼的情景，仍深深在我脑海里。

45年过去了，当年洪水退后发生在我们村的故事还有很多，由于当时年少，我就将能记起的写下来，算是对过往的一种记录吧！

多年前的那场大水

伏，浑浊的河水由西向东，滚滚而来，裹挟着草垛、房梁、身不由己的鸭子和惊慌失措的大白鹅。村里的几头牛漫不经心地吃着坟头上的草，几条狗乖顺地蹲坐在各自主人的身边，孩子们围着坟追着玩。平日沉寂的墓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，先人们的栖息之地成了后辈们的避难所。青蛙、蚂蚱、老鼠、野兔、黄鼠狼，都纷纷躲到了这里，在墓园后各自占了一小块地方，人、畜跟它们也都互不相扰。

村子里传来谁家房屋倒塌的声音，引来几个女人的低泣。四爷说，只要人在，比啥都强。有男人在吼自己的女人，哭个啥，屋倒了，大家伙会帮着盖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有的男人蹲在空地上画方格摆方玩，有的女人铺开凉席坐下来纳鞋底，

几个老太太扭着小脚挨个绕坟头，低声和故去的亲人说着话。

临近中午的时候，太阳出来了。人们拿出黄瓜、南瓜、番茄、茄子、烙馍，互相推让着，填饱了肚子。老人和孩子躺在凉席上和簸箩里睡了，女人们坐在旁边纳鞋底，男人们靠着坟头小憩，水绕过宁静的墓园，奔流而去。

打破这宁静的，是外村的亲戚们。他们划着小船，带着干粮、煮鸡蛋和咸鸭蛋，赶了过来。大家互相寒暄，打探其他村的情况。亲戚们看没啥事，又都急急地走了。带来的吃食，不分彼此地堆在一个簸箩里，四爷按人头平均分了下去。这就是大家的晚饭。

繁星升起时，萤火虫积聚而来，人们在

在蛙鸣声里，各自睡去。大水应该是在第一声鸡鸣中开始退去的。天蒙蒙亮时，男人们扛着铁锹蹚着水返回村子，放掉各处残留的积水，然后去河边修堵河堤。四爷说，大水过后，还会有一场雨，来冲干净被大水弄脏的庄稼和草，把人、牛、羊、兔子的吃食都洗个干干净净，老天爷待人、待牲畜，向来不薄。

天大亮后，女人、老人和孩子纷纷返回村子，开始收拾残破的家园，重拾以往的生活。

母亲回到家后，先找那头黑母猪，找了一圈才发现，它卧在我们家的屋顶上，正呼呼大睡。母亲笑了。母亲那时候正年轻，而我还没有来到这既多难又美好的人间。



闲情 张金合 摄

■别样情怀

灯影里的沙澧河

■张文明

我爱拍摄家乡的美景，特别是沙澧河美景，当影友们整顿行装，跋涉千里，摄取异地风光时，我却留守在故乡的河畔，按下那拍不尽的芳姿。

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，路过澧河上的一座大桥时，我被美妙的歌声和“嘤嘤嘤”的旋律吸引住了。在闪烁的灯光里，我看到了跳舞的人，不禁停下脚步，欣赏起河畔夜色。面对迷人、动人的画面，我突发奇想：用胶片去记录灯影里的沙澧河。从此，一到夜幕降临，我都会带上相机、三脚架，走上河堤，越过桥头，徜徉在沙澧河岸边。

初夏的一个夜晚，我又在桥头旁的石椅前、花廊下、栏杆边，寻觅美好画面，将人们的欢快、甜蜜，将人们的幸福、美好，一一纳入我的镜头。一阵梆子声传来，原来是社区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在乐器的伴奏下，以豫剧的形式，表演《刘海砍樵》。星夜里，听着演员们圆润的唱腔，看着如痴如醉的听众，我用了慢镜头，捕捉下那美好的瞬间！

一个酷热的夏夜，我继续着拍摄的行动，步行来到泰山路沙河大桥北端，逐级而下，走到桥东宽敞的树丛间。“彩虹桥”的流光溢彩，映入我的眼帘。只见，河水犹如弯弯的彩练，桥上的霓虹与水中的倒影相映生辉，一静一动、一

中原大讲堂·沙澧讲堂 讲座预告

在漯河这片土地上，历史人物层出不穷。据郾城、舞阳、临颍古志记载，漯河涌现的清官、廉吏、豪杰、义士达300余人，贾山、丁鸿、许慎、范滂、陈寔、荀彧、荀攸、刘校、李振声、陈星聚等，都是漯河本土历史廉吏，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，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。大家熟知的成语“克己奉公”“防微杜渐”“干云蔽日”“梁上君子”“揽辔澄清”“不察举陶”等故事，至今仍流传于世。

你想了解他们的故事吗？2020年8月15日（周六）上午9点整，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“中原大讲堂·沙澧讲堂”，将在市区马路街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四楼举办，由漯河市博物馆副馆长赵永胜以《漯河历史上的廉吏》为题，为您讲述他们及他们的历史故事。全公益，全免费，欢迎参加。

联系电话：13783065109
报名微信：siying_289169909



参加人员请扫描此二维码进群（八月十三日前有效）

■挚爱亲情

游动的小面鱼

■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

母亲小时候，外婆最喜欢给她烙小面鱼。后来，母亲也喜欢给我们烙小面鱼。

我家里人多，一日三餐的饭食是个大工程，母亲自己很难应付过来，所以，从七八岁起，母亲就教我学烧鳖子。每天早上，母亲烧好稀饭和着面，便叫我起床拽麦秸烧鳖子。

灶火外面，支着鳖子，放着案板，我揉着惺忪的双眼，迷迷糊糊地坐在鳖子旁。烧鳖子是个技术活，如果不用心，烙馍会糊。由于年龄尚小，掌握不住火候，时而熊熊烈火，时而星星燎原，翻的烙馍不是半生不熟，就是皮焦里生，加上烟气把我熏得满眼泪花，心里就烦躁不安。特别是听到巷子里孩子们的嬉笑声时，就更是着急难耐。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就开始了她的“烧鳖子的你别急，最后给你烙个小面鱼”来安慰我。母亲的念叨，其实就是哄着我耐心烧鳖子，但我理解为是母亲的承诺——有了承诺，心里就踏实很多。

终于等到烙面鱼了。这时，弟弟们也眼巴巴站在鳖子旁，母亲就把一团面分成三份，揉搓成细长条，再把细长条互相交叉，用手压扁，再拍薄，中间交叉处形成一个小小孔，成了鱼的眼睛，有时候我还要求母亲用小铁勺在上面压出鱼鳞。

母亲把它们摆放在鳖子上，交代我火要小点，别翻糊了。这时，我的心情变得快活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盯着鳖子，不停地翻动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烙馍面由烫的玉米面加入少许好面做成，母亲称为两掺。两掺面，烙的馍粗糙、蓬松，像一片片芭蕉扇，趁热吃有香甜的味道，我们却不爱吃。如果母亲把同样的面变成小面鱼，粘上一点糖和芝麻，就成了我们的美食。每逢烙馍，母亲就烙三个鱼，我和两个弟弟一人一个。我自以为弟弟们都是沾了我的光，心中总是嫌他们多余。有一次，母亲烙的三个小面鱼中有一个断了鱼尾，我抢了个又大又好的，小弟弟也抢到了个完好无缺的，大弟弟左看右看那个缺胳膊少腿的小面

鱼，就“哇哇”大哭，死活不肯要断尾鱼。等母亲把我的鱼和他换过来后，他把泪一抹，拿着鱼就开心地笑起来。他笑了，我的嘴角掀起来了。

为了吃小面鱼，我爱上了烧鳖子，翻馍的技术也日益提高。

上学后，每天早自习放学，我就飞奔回家，坐在鳖子旁，耐心等待母亲的小面鱼。由于早自习和上午的上课时间间隔很短，母亲就允许我边烧鳖子边吃饭，等吃完饭，我的脸也被烤得红红的。这时学校的预备铃也响起来了，我拿着小面鱼，在清冷的阳光里一蹦一跳地往学校跑去。虽然天很冷，但手里的小面鱼把我的心捂得暖暖的。

成年之前，烧了无数次鳖子，也吃了无数个小面鱼，但我总是百吃不厌。后来，随着生活条件的日益提高，小面鱼摇身一变成了大鲤鱼——母亲用又细又白的小麦面粉的面鱼，放点油，翻熟后黄里透白，掰开肉质鲜美劲道，浓浓的麦香、油香，对孩子们的诱惑更大了。

我也喜欢给孩子烙小面鱼。儿子小时候给面鱼起了很多名字，面鱼里加进鸡蛋和白糖是脆酥鱼，加油和葱花是五香鱼，加黑芝麻称它墨鱼，放油锅里炸的是鱿鱼，大的是大鲤鱼、小的是小鲫鱼，咸的叫海鱼、甜的叫小金鱼。每次烙馍，他总有自己奇思妙想的鱼，然后我就每种烙一个，长的、短的、大的、小的，胖的、瘦的，黑的、白的，形态各异。有时，他把鱼一一摆在茶几上，看看这个不舍得先吃，翻翻那个也不舍得先吃，然后就问：“妈妈！你说我先吃哪个？”有一次我问他：“小面鱼是什么味道啊？”他奶声奶气地说：“爱的味道！”虽然他是借用了电视里的广告语，但我心里很幸福、很满足。

面鱼是从外婆的河流里游过来的，经过母亲的区域，流入我的河段，融进你们的心田。外婆给母亲烙面鱼，是教会母亲如何去爱；母亲在烙面鱼时教会了我耐心做事，让我学会等待；我给孩子们烙鱼，是把母爱复制。

■诗风词韵

湖边即景

■余红丽

百日常

早晨，我沿着湖边散步
地面湿漉漉的
走过那片盛开的百日常
脚步便被它们绊住
一朵一朵美好
花心里噙着晶莹的露珠
是不是跟昨晚的雨
说了一夜悄悄话
到现在，脸儿还红红的

白鹅

雨后湖水有些浑浊

白鹅选择在草坡上休憩
整个湖都是它们的
包括四周邻水的草坡
而我看见，绿色的丝绒毯上
有几朵白云
不知是谁绣上去的

水边的白鸟
凝视着水面在想什么
水边的白鸟，不理我心中的疑惑
头轻轻向下仰，脖子微缩
长长的嘴巴向前一伸，猛地
从水里啄起一串甜美
滴满答答，惊得
水面泛起一圈又一圈涟漪